



西方百年学术经典
有了思想者 才有理想国

第一哲学沉思集

Meditations on First Philosophy

[法] 勒内·笛卡尔 / 著
吴崇庆 / 译

台海出版社



西方百年学术经典
有了思想者 才有理想国

第一哲学沉思集

Meditations on First Philosophy

[法] 勒内·笛卡尔 / 著
吴崇庆 / 译

台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第一哲学沉思集 / (法) 勒内·笛卡尔著; 吴崇庆译. — 北京: 台海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168-1062-0

I. ①第… II. ①勒… ②吴… III. ①哲学理论—法国—近代 IV. ①B565.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26967号

第一哲学沉思集

著 者: [法] 勒内·笛卡尔 著 吴崇庆 译

责任编辑: 俞滢荣

版式设计: 尚世视觉

责任印制: 蔡 旭

出版发行: 台海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劲松南路1号 邮政编码: 100021

电 话: 010-64041652 (发行, 邮购)

传 真: 010-84045799 (总编室)

网 址: www.taimeng.org.cn/thcbs/default.htm

E-mail: thcbs@126.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字 数: 170千字 印 张: 8.5

版 次: 2016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68-1062-0

定 价: 31.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沉思集》（*Meditations*）是笛卡尔在荷兰生活时写下的。第一版是用拉丁文写的，1641年在巴黎出版，名为《第一哲学沉思集》。笛卡尔在他的朋友之间传播他的手稿，特别是麦尔塞纳（Marin Mersenne）神父，征求他们的评论和批评，六组“反驳和答辩”和六个沉思以及引言一起呈现在第一版里。1/7的“反驳和答辩”和一封“给狄奈（P.Dinet）的信”附加在第二版拉丁版里（1642），在阿姆斯特丹（Amsterdam）出版。伽森迪（Gassendi），第五组反驳的作者，在1644年出版了他自己的反驳和笛卡尔的答辩，把原始的《沉思集》作为一个附录，名为“探讨形而上学”（*Disquisitio Metaphysica*）。第一个法文版包括德吕纳公爵（Due de Luynes）翻译的《沉思

集》和克莱尔色列第一次翻译的六组反驳和答辩，以及一封“给克莱尔色列（Clerselier）的信”（用来回答伽森迪，并且本来笛卡尔打算把它作为第五组反驳的替代品）在1647年出现。笛卡尔阅读并修改这个版本，除了后来克莱尔色列添加的第五组反驳。更多的拉丁版本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出现。第四版的拉丁版本（1650）包括克莱尔色列的信，一封“给沃埃特斯（Voetius）的信”，“项目注解”和“给狄奈的信”，但是删除了第五组反驳。第二个法文版本在1661年由克莱尔色列出版，在这个版本里他纠正了更早的公爵的翻译（笛卡尔可能也已经看到了这个新版本），它包括给读者的序言，七组反驳和辩论，以及给克莱尔色列和狄奈的信。第三个法文版本〔勒内·费得（Rene Fede）〕出现在1673年。广泛的亚当（Adam）和汤内里（Tannery）版本〔巴黎：利奥波德·瑟夫（Leopold Cerf），1897〕是依据第二个法文版本，就是1911年霍尔丹（Haldane）和罗斯（Ross）版本（这些翻译者也利用了第二个法文版本）。目前的卷册包括霍尔丹和罗斯翻译的再版。《沉思集》文本中的方括号表明霍尔丹和罗斯在法文文本中提供了一个可供选择的阅读。在霍尔丹和罗斯的版本中次要的印刷上的错误已经纠正。

目前卷册中包含的是笛卡尔献给巴黎神学院（Sorbonne）全体教员（在这里他指出关于上帝的问题和灵魂应该由哲学而不是神学论证证明），他的“给读者的序言”（在这里笛卡尔写道，他想要看看是否他可以用说服他自己的同样的理由说服其他人，确定的明显的真理知识），以及沉思集的概要。对第

二组反驳的答辩的一部分也是再版，在这一部分中，笛卡尔谈到分析——他在沉思集中使用的方法——并且拿这个证明方法和综合法、几何学家的方法对比。我希望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允许再版霍尔丹和罗斯《第一哲学沉思集》的翻译文本和这一部分答辩〔《笛卡尔的哲学作品》（*The Philosophical Works of Descartes*），2卷，1911年第一次出版，1931年修改后再版〕。

这本书也包括六篇涉及笛卡尔方法的论文，笛卡尔的《沉思集》的参考书目和再版答辩中的短文的参考书目都包含在这些论文中，当前这本书的相关页码添加在方括号里。大量参考文献附在书的最后。

目前的工作有很多得益于贝列尔·洛根（Bery Logan）的建议和帮助。她对笛卡尔作品的热爱以及她明智的哲学观念明显贯穿了这部书。

像平时一样，我在这部书上的努力，献给我的父母——费伊和戴夫特·怀曼，我的妻子芭芭拉，我的女儿杰斯丁·苏珊和我的弟弟马丁。

鸣 谢

德斯蒙德·克拉克的文章《笛卡尔证明和推论的运用》第一次是在《现代经院哲学家》（*Modern Schoolman*）54期中出现（1977年5月）并且通过作者和《现代经院哲学家》的允许再版。雅克欣蒂卡的《关于笛卡尔的方法的谈论》通过作者和出版者的允许从《笛卡尔：批评性和解释性文章》（*Descartes: Critical and Interpretive Essays*）中转载，编辑迈克尔·胡克（Michael Hooker）[巴尔的摩（Baltimore），信息摘要：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87]。《程序问题：分析、综合和笛卡尔的〈哲学原理〉》（*Principles*）》由丹尼尔·加伯和莱斯利·科恩首次出版在《哲学史档案》（*Archiv fü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64期（1982）中并且在作者和《哲学史档

案》的允许下再版。斯坦利·特怀曼的《科廷汉姆教授和笛卡尔的分析和综合法》被放在会议上庆祝笛卡尔的《沉思集》出版350周年，1991年9月3—5号阅读活动在英国由约翰·科廷汉姆教授组织。它是一个更早论文的修改版本，《笛卡尔的第二个沉思和第七个原理》在斯坦利·特怀曼出版，《笛卡尔和休谟：精选的主题》（*Descartes and Hume: Selected Topic*）[德尔马（Delmar），纽约：大篷车出版社，1989]。《〈沉思集〉中的分析：寻找清楚的观点》经过作者和出版者的允许由科里从《关于笛卡尔沉思集的随笔》（*Essays on Descartes' Meditations*）中再版，编辑艾米丽·奥森伯格·罗蒂（Amelie Oksenberg Rorty）（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6）。乔治·穆瓦亚尔的《理智规则中的本体论证明》由作者加一些附注和修饰从法文翻译过来，并且在他的允许下出版，《形而上学与道德评论》（*Revue de metaphysique et de morale*）文章的原始版本在1988年出现。

目录

前 言 / 1

鸣 谢 / 4

简 介 / 001

致神圣的巴黎神学院院长和圣师们的奉献信 / 044

给读者的序言 / 049

六个沉思的概要 / 053

论上帝的存在和人的灵魂与肉体之间的实在区别 / 057

之于第二组沉思的反驳（节录） / 123

笛卡尔对“证明”和“推理”的运用 / 128

谈笛卡尔的方法 / 144

程序问题：分析、综合和笛卡尔的原理 / 164

科廷厄姆教授和笛卡尔的分析与综合方法 / 181

《沉思集》中的分析：对清晰明显的观点的探索 / 195

推理顺序中的本体论证明 / 229

名词对照 / 248

译后记 / 259

简介

在第一个沉思的开始段落，笛卡尔声明了他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中的目的是在科学中建立一个坚固永恒的结构。在《哲学原理的序言》（*Preface to the Principles of Philosophy*）里，他说《沉思集》是他的形而上学，“它包含了知识原理，解释了上帝的主要属性，灵魂的非物质性以及我们本身的所有清楚简单的概念”。因此，《沉思集》将会包含笛卡尔认为的知识第一原理——这些事情必须在知道其他事情之前被知道。

在到达人类知识第一原理上，笛卡尔在《沉思集》中的方法在文学上已经有了相当大的争论。在这个简介中，我打算说明笛卡尔在《沉思集》中的方法不是新方法或者他开始运用在《指导心智的规则》（*Regulae*）中的发现逻辑，一个他从

来没有完成并且在笛卡尔的有生之年没有出版的作品。笛卡尔在《指导心智的规则》中的观点是哲学可以成功，可以发现所提供的合理的探究方法。为了这个目的，他强烈争论道，哲学不像要求改变一个运用在已经获得了无可置疑的知识的科目中的方法那样需要一个新方法（一个之前从来没有想到或者运用的方法）。在《指导心智的规则》里，笛卡尔坚持认为科学已经发现，只有算术和几何学成功地提供了无可置疑的知识。因此，笛卡尔在《指导心智的规则》中的目标是理解算术和几何学怎样获得知识，并且将这些科学中的理解方法运用到哲学知识的探究中。

尽管《沉思集》符合笛卡尔的全部哲学观点——在《哲学原理的序言》中，他告诉我们《沉思集》要在我们获得了与发现的逻辑规则相关的技巧之后学习，在我们继续学习涉及物质东西真正原理的物理之前——在对第二组反驳的答辩中，他坚持《沉思集》中利用的他称作“分析”的方法仅仅适用于他对形而上学第一原理的研究。因此，《沉思集》的方法除《沉思集》外不能应用：一旦形而上学第一原理被发现并被作为真实接受，运用在《指导心智的规则》中的发现逻辑就可以运用在对物理的研究上。对第二组反驳的答辩透露出对形而上学第一原理的探究遭遇了算术和几何学中从未出现的困难。因此，回顾算术和几何学来学习这些学科中的发现方法从来不会告诉我们形而上学第一原则是怎样被发现被作为真实接受。对《指导心智的规则》的研究可以告诉我们像知识的层级性这样的事，以及当我们寻求了解时服从的规则。无论如何，《指导心

智的规则》没有揭露的是形而上学第一原理怎样被发现以及他们的不证自明怎样被理解。所以《沉思集》中需要的方法在数学中没有类比和对应的事物。

《指导心智的规则》写成的日期存在一些疑问（诸如，马克斯·韦伯的《“规则”正文的结构》（*La Constitution du texte des “Regulae”*）（巴黎：法国高等教育出版社，1964），贝克（L.J.Beck），《谈谈方法》（*The Method of Descartes*第一章）尽管它可能是在1619年到1628年之间著作。在一封给麦尔塞纳的日期为1630年4月15日的信中，笛卡尔写道，他认为他已经发现了怎样证明形而上学真理通过“一种比几何学证明更明显的方法”。贝克^①把它看作运用在《指导心智的规则》中的方法的一个参考：

《指导心智的规则》的著作日期更具争议。巴耶（Bailet）是第一个传记记者，他看到了笛卡尔自己写的文本，事实上他没有把一些日期归到著作中……在信中或者笛卡尔的作品中没有直接的参照帮助确定日期，甚至是界定他人生的一个时期，除了一个普通的短语，在一封1630年4月15日给麦尔塞纳的信中，他写道：“至少我认为我已经发现了一种证明形而上学真理的方法，比其他人可以给出的几何学证明更明显的方法。”^②

当对笛卡尔运用在《指导心智的规则》中方法的本质和视

① 贝克：《笛卡尔的方法论》，载《研究规则》（*A Study of the Regulae*）（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印刷所，1952）。

② 如上，第9页。

野进行评论时，贝克写道：“笛卡尔哲学方法论的主题是将运用在数学上的方法扩展到所有学问的分支，当然包括形而上学和其他哲学科学。”^①

科里^②也引用了给麦尔塞纳的信中关于证明形而上学真理的片段，但他争论道，这些片段透露出笛卡尔放弃了，或者至少不那么依附于《指导心智的规则》中主张的方法。科里写道：

我认为大约在1628年的某个时间，笛卡尔变得深信《指导心智的规则》没有在学问的问题上足够深入，然而它仍然在一个层面有效。我认为大约在1628年的某个时间笛卡尔开始感到皮浪主义是一个比经院主义更危险的敌人，并且开始感到怀疑争论的压迫，这挫伤了他在《指导心智的规则》中的位置和经院哲学家们。^③

如果贝克的解释是正确的，那么《指导心智的规则》就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我们不理解《指导心智的规则》中的方法，也就很难理解笛卡尔在《沉思集》中的方法。另一方面，如果科里的解释是正确的，那么如果有一点的话，会通过研究《指导心智的规则》来解释《沉思集》。科里的解释也对笛卡尔归于《指导心智的规则》的价值提出了怀疑。我打算检查每一个解释，然后展示《指导心智的规则》和《沉思集》关系的第三

① 如上，第9页。

② 科里：《笛卡尔反对怀疑论》（*Descartes against the Skeptics*）（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哈佛大学出版社，1978）。

③ 如上，第37、38页。

个解释，事实上好像是笛卡尔已经打算的。

对于每一个位置引用，会提供一些辅助性文本证据。三个项目应该被记下来支持贝克的阅读。

1. 《指导心智的规则》没有提供指示，就是正在运用的方法将会容许不适用这个方法的领域运用。事实上，第一个规则强调了科学的一致性：

把所有一切放在一起的科学和总是保持相同的人类智慧是一致的，无论如何，运用在不同的学科，没有从中遭受比从各种照明的东西中得到阳光经验更多的差异，没有必要把思想幽禁在限制中，因为对真理的认知没有像一门艺术获得的那样的影响，也不会阻止我们找出另一个：它宁愿帮助我们那样做……我们必须相信所有的科学都是相互联系的，把它们放在一起研究比把其中一个孤立出来研究容易得多。

(HR1, 2)^①

笛卡尔强调科学的内部联系是为了支持他的这个方法的范围是全宇宙的观点。这倾向于支持贝克的解释。

2. 贝克和科里都没有尝试解释（按照他们各自的关于《指导心智的规则》与《沉思集》的关系的解释）为什么笛卡尔

① HR 1, 2.段落的参考文献没有在当前的卷册中重现，引用了《笛卡尔的哲学作品》，伊丽莎白·霍尔丹和罗斯翻译（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11）。

相信他已经发现的证明形而上学真理的方法比几何学证明法更明显。贝克，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对给麦尔塞纳的信中的这段阅读使他把这一部分作为涉及在《指导心智的规则》中的方法。现在，这用来支持贝克的观点。接着有这样一段阅读。《指导心智的规则》不会借用数学中的绝对方法。笛卡尔十分清楚，在《指导心智的规则》中，数学的方法必须要解释后才精确。这是隐藏段落后面的意思，它把笛卡尔通过思考数学方法去寻找一种方法和工匠寻找合适的工具作了比较。^①因此，当笛卡尔谈到用一种比几何学证明法更明显的方法证明形而上学真理时，可能是由于数学方法像在《指导心智的规则》中那样精确的事实被认为是提高了运用在数学中的方法。

3. 文本支持贝克的观点也可以在《哲学原理》(*Principles of Philosophy*)的前言中找到。笛卡尔在那里讨论

① “我们的这个方法好像的确是那些用在机械工艺上的装置，不需要它们之外的任何东西帮助，但是它们自己指示做它们自己的工具。如果一个人希望练习它们中的任何一个，比如，一个铁匠的手艺，缺乏所有的工具，他将会被迫首先用一块坚硬的石头或者一团粗糙的铁作为一个铁砧，用一块石头代替一个铁锤，用木头当夹子，给他自己必须的其他类似的工具。这样装备，他不会尝试去里面锻造剑或者头盔或者其他铁制手工制品去使用。他会首先使用锤子、铁砧、夹子，和其他对他有用的工具。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因为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仅仅发现一些粗糙的箴言，好像是我们的精神里先天拥有的，而不是技术性技巧的产物，我们不应该立刻尝试解决哲学家们的矛盾，或者解决数学家们的迷惑。我们必须首先集中注意力用他们来找出所有其他的东西，那些在真理的调查中非常强烈需要的。”（HR 1, 25—26）

了“在自我指导中应该遵循的规则”^①。他建议我们以逻辑学的研究开始——“为了发现这些我们忽视的真理，逻辑学教我们怎样最好地指导我们的推论”^②。换句话说，我们应该用《指导心智的规则》中的方法（在《谈谈方法》的第二部分总结）开始我们的自我建设。只有在我们精通为发现真理而获得的技巧之后，他建议我们严肃地开始致力于真正的哲学，“它的第一部分是形而上学，包括知识的原理”^③。我们被告知首先研究逻辑学，因为它是研究形而上学所必须的。至少，这是一个倾向于支持贝克观点的阅读。

科里认为《指导心智的规则》中的方法不能被用在《沉思集》中的观点，从笛卡尔在后来的作品中运用数学的关注中获得了一些支持（就像科里自己意识到的）：

像经院哲学主义，《指导心智的规则》把数学的确定性看作可做示范的，没有疑问的。他严重依赖直观的能力去提供不仅推论的根本前提而且参考他们本身的原理。它甚至没有考虑到有人可能质疑这种信赖的可能性。《指导心智的规则》和经院哲学主义的主要区别在于它对形式主义的反对和我们可以在迄今为止确定已经成为数学的特权和非数学科学中实现的愿望。像经院哲学主义，它很脆弱，对一些动摇我们对

① HR 1, 210。

② HR 1, 211。

③ HR 1, 221。